

让强军文艺赋能战斗力

——“新时代强军文艺精品创作”研讨会侧记

■高满航

文化资讯

人民军队一路走来,军事文艺始终相伴偕行,以其独特的精神力量,鼓舞一代代官兵奋勇前行。当前,在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的攻坚阶段,如何以精品力作回应强军召唤,是军事文艺工作者必须回答好的时代课题。

11月21日,国防大学军事文化学院举办“新时代强军文艺精品创作”研讨会。来自全军各大单位、军队院校、文艺团体的一线创作者齐聚一堂,从联合作战文艺创作、新媒体赋能、人才培养等不同方面,就新时代强军文艺精品创作展开深入研讨。

向战而歌:强军文艺创作的时代使命

研讨会伊始,该学院某系领导张良点出当前军事文艺工作者必须肩负的使命:“既要做好培根铸魂的精神引领,也要回应备战打仗的实际需求;既要汲取红色经典蕴含的宝贵经验,也要拥抱全媒体时代的技术变革。”这番话引发与会代表的共鸣。

于金海代表表示,一方面,我军联合作战体系逐渐完善、新型作战力量不断发展,为文艺创作提供了广阔天地;另一方面,信息时代,青年官兵的审美以及信息获取方式发生改变,传统文艺表达面临着传播力减弱的现实压力。

一位长期扎根基层的文化工作者指出,强军文艺绝不能是脱离军事实践的“空中楼阁”,必须扎根火热军营,紧贴部队脉搏,回应官兵现实关切。

郑阳代表以《大刀进行曲》《中国人民志愿军军歌》《强军战歌》等经典为例,指出历久弥新的文艺佳作,无一不紧扣“为战而歌、为兵而写”的初心。

胡旭东代表则结合火箭军文艺创作实践,动情地说:“强军文艺要当好‘练兵的冲锋号’,在演训一线提振士气、凝聚军心。”他创作的《有咱就有发言权》《点火》等作品,多年来持续在军营传唱,成为官兵练兵备战的精神动力,印证了文艺对战斗力的独特赋能作用。

于金海代表说,现代战争是体系对抗,文艺创作也需具备体系思维。要打破军兵种界限,多创作反映联合作战指挥、多域协同作战的作品,帮助官兵理解现代战争形态,强化联合意识,让文艺力量成为战斗力生成的助推力量。

强军故事会

在多数人眼里,大海是浪漫而美妙的存在。但对于一名潜水员来说,大海更像是一位需要时刻敬畏的“对手”。那片幽蓝的深海有多迷人,潜藏的危险就有多大。这份警觉,早已刻进我的骨子里,在30年潜水生涯中留下深刻的印记。

在中队荣誉室里,陈列着一排特殊的水瓶,里面封装着来自不同任务海域的海水。其中有一瓶格外引人注目——它取自某次重大任务的海底。

那是一次超越生理极限的下潜。一枚试验弹体沉入某海域,定位显示的水深超出常规潜水装具的额定深度。任务研讨会上,专家们神情凝重:“超出额定深度太多,潜水员下潜作业风险很高。”会场一时陷入沉寂。

望着海图上的数据,我心潮起伏。这个深度,我也从未触及。那时,我环顾身边那些年轻潜水员的面庞,有一股责任感油然而生。

“我第一个下!”我毅然请战。“我熟悉装备性能,相信自己的经验,我先去探一探。”那时,我的语气很坚定,但内心却像深海暗流般翻涌。

深潜至目标海域,一个从未见过的世界展现在我的眼前。黑暗将我包裹,氮麻醉如浓雾般笼罩大脑,意识在昏沉中挣扎,每前进一寸都要付出巨大努力。我循着声呐坐标,拖着沉重的钢缆,在黑暗中艰难摸索。

当我找到弹体准备连接钢缆时,指挥部突然传来指令:“安全时间到,立即出水!”

我没有立即撤出,而是做了一个冒险的决定:把钢缆接好再出水,以免接替我的潜水员因重复寻找,花费大量时间。这深海如此危险,我潜下来一次不容易,多坚持一分钟,后续的战友就能少



守正创新:强军文艺发展的必由之路

“守正创新”是研讨会上高频出现的关键词。

陆学东代表表示,《长征组歌》《英雄儿女》等经典作品所蕴含的忠诚、英勇、奉献精神,是创作的“源头活水”。他以刘笑天工笔画重彩作品《雁翎奇兵》为例,说明老题材即便采用传统艺术形式,只要进行创新表达,依然能焕发出生机活力。

创新是文艺的生命。孙天奇代表分享了竖屏短剧《我的同学是潜艇》、微视频《逐梦海天的强军先锋——张超》等作品的创作经验:“用‘轻量化’‘时代感’的文艺形式,将宏大主题转化为官兵可知可感的身边故事,能有效拉近作品与年轻官兵的距离。”

赵洪武代表也分享了近年来的创作实践经验。他和同事们创造性地通过军地协同、跨领域融合等方式,巧用明星效应、AI技术等新手段,推出《未来请你来》《为青春镀光》等既受部队欢迎又引发社会关注的作品。柏梓代表则以教学舞剧《14°仰角》为例,介绍了将军事训练动作与舞蹈美学融合的探索经验,其模块化、可拆解的舞段设计,能适应从正式舞台到甲板、坑道等不同演出场域。

殷姝双双代表从AI赋能角度提出,

要利用技术实现文艺生产流程集约化、表现形态沉浸化、传播机制精准化;同时,必须坚守“人文为魂、技术为器”原则,避免技术工具过度使用,冲淡或消解作品的精神内核。大家一致认为,无论形式如何创新,军事文艺的思想性、战斗性、教育性不能丢,唯有在守正基础上创新,才能让作品既有精神深度,又有时代温度。

人才为本:强军文艺繁荣的坚实基础

强军文艺的繁荣,终究要靠人才支撑。研讨中,“懂打仗、会创作、善传播”的复合型人才需求,成为大家关注的焦点。

郑阳代表结合自身10年军旅音乐教学与创作经历说,要通过院校课程教学夯实理论基础,组织创作人员深入基层一线、融入演训实践,在军营生活中汲取养分。他分享了自己赴马兰基地代职锻炼后,创作出《马兰花幻想曲》等多部体现“马兰精神”作品的体会,强调实践是创作的源泉。

赵洪武代表就人才队伍建设提出自己的建议:要搭建开放创作环境,充分调动退休老同志、基层官兵、社会文化工作者等各方力量,培养更多的“生力军”。胡旭东代表则指出,当前基层创作力量建设急需加强,需要在基层建立文艺工作者联系点制度、设立创作基金,通过集

中培训、送教上门等方式加强骨干队伍。

还有其他代表在研讨中认为,要构建科学培养体系,加强院校培训与部队实践结合,搭建跨领域、跨军种交流平台,完善激励机制,让人才队伍薪火相传。大家一致认为,文艺精品诞生离不开高素质创作人才队伍,唯有人才辈出,军事文艺才能枝繁叶茂。

号角吹响:强军征程上扛起文艺担当

强军征程波澜壮阔,强军文艺使命光荣。从战地文艺轻骑兵到新时代多元创作,从经典旋律到创新表达,历史的回响与时代的强音在此交织。

研讨会结束之际,主持研讨会的该学院某系主任杨宏说,要把此次研讨成果系统梳理,推动“三个转化”:转化为决策参考,为完善文艺政策提供建议;转化为教学资源,助力复合人才培养;转化为创作灵感,搭建成果共享平台。

与会者纷纷表示,要把思想共识落实到实际行动中,把对强军事业的热爱融入每一段旋律、每一行文字、每一幅画作,以更饱满的热情、更扎实的作风,投身强军实践,创作出更多精品力作,为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注入源源不断的文化力量。

上图:舞剧《14°仰角》剧照。

杨浩宇摄

海军某基地机动救捞中队一级军士长王立志——

勇下头水潜深蓝



一分危险。我向指挥员报告:“再给我两分钟完成对接!”

这是一场与时间的赛跑,更是一次与死神的博弈。我强忍晕眩,迅速将钢缆锁死。出水后,我在减压舱度过了漫长的8个小时,让体内氮气缓缓排出。当我透过观察窗看见试验弹顺利出水,看到战友们都平平安安,觉得所有的付出都是值得的。

30年来,很多战友问过我一个问題:“在水下,你怕不怕?”年轻时,我的回答总是斩钉截铁:“不怕!”如今,

我却坦诚相告:“怕。”但我怕的不是那幽暗的海底,不是那未知的危险,而是担心年轻战友因一时疏忽而遭遇不测。这份“怕”,随着岁月流逝而愈发浓重。

潜水员下潜能否平安归来,不仅在于水下的精准操作,更在于岸上的指挥保障。岸上,指挥员的每个决策,安全员的每个操作,都直接关系到水下战友的生死。这是一种性命相托的信任和责任。正因如此,我在训练场上成了大家口中的“黑脸包公”。一个密

封圈没装好,我就要让他们反复练习十几次;一个操作不规范,我立即严厉呵止。

记得去年带新兵进行水下切割训练时,一名战士为了求快,省略了安全步骤。我当即叫停训练:“在水下,这样的疏忽是要送命的!”看着他委屈的神情,我语重心长地说:“现在对你们严格,是为了让你们每次下潜都能平安归来。”

我常对年轻战友说:“在水下,你手里握着的不仅是自己的生命,还有战友的生命!”正是这份“怕”,让我们顺利完成了一次又一次急难险重任务。“怕”与“不怕”之间,是使命,是责任,也是一份向战为战的从容与坚定。

军旅生涯已迈入第30个年头,我依然坚持下潜。再熟悉的海域,我也会像第一次一样谨慎对待。大海这一熟悉的“老对手”,也始终像第一次一样告诉我:深海底下潜容不得半点疏忽。

这些年,我获得了不少荣誉,但我更珍视的不是鲜花与掌声,而是每次出水后能无愧于心地说:“我没有辜负组织的重托,没有辜负战友的信任。”组织一声令下,我依然会挺身而出、勇下头水,哪怕潜入未知的深蓝。

(郑茂琦、付康整理)

左上图:王立志在潜水训练前检查装备情况。

曹宏洋摄

第五届红色故事讲解员大赛军队选手讲稿摘登

“啪嗒……啪嗒……”这是黄豆落入粗瓷碗的声音。82年前,在一面布满弹孔的战旗下,老百姓们以一种特殊的方式计数:一颗黄豆就是一条鲜活的生命,是一位铁骨铮铮的英雄。

1943年3月,日军对我抗日根据地清剿,1600余名日伪军携带重武器,向江苏淮阴的老庄扑来。新四军第3师19团4连奉命在此掩护村民转移。连长下令:“乡亲们还没有撤完,快,把阵地前推到村外的断头沟去!就算是死也要钉在这里。”全连官兵没有丝毫犹豫,跳进壕沟,打响了阻击战。

战斗从清晨一直打到天黑。早已安全撤离的乡亲们,焦急地等了一天,望着远处不断升起的浓烟,他们不敢想,这82个孩子怎么能挡得住1600多个鬼子啊!

硝烟散尽,满目疮痍的战场上,4连官兵有的身体被刺刀贯穿,仍怒目圆睁;有的肠子流了一地,还死死地掐着敌人的脖子;有的满脸是血,却紧紧咬着敌人的耳朵!任务完成了,可82个人却再也没能站起来。

乡亲们扛来门板、拿来被子,流着泪收殓烈士们的遗体。一位大娘说:“这些孩子啊,多来自北方,他们回不了家了,咱就把他们头朝北放,也好让他们的英灵早点回家啊!”

一颗、两颗、三颗……乡亲们每收殓一具遗体,就往碗里放一颗黄豆,可数到最后,发现怎么有84颗?仔细辨认,那是2名遍体鳞伤的战士和敌人死死地抱在一起,怎么掰都掰不开。

战斗结束仅3天,新四军决定重建连队。消息传来,乡亲们一下子就把征集点挤满了。父送子,妻送郎,姐姐送弟上战场。看着他们争先恐后的样子,部队犯了难。

“家里只有一个孩子的,父母需要照顾的,没成家生娃的,请回去吧。”说完,没有一个人动。一个老大爷颤颤巍巍地走到前头,紧紧握

1932年的上海,日寇数十架轰炸机呼啸而来,紧接着爆炸声、倒塌声、哭喊声混成一片。原本霓虹闪烁的大上海,瞬间变成了人间炼狱。“中国航天四老”之一的屠守锷,在少年时期目睹了这一切。那一年,他15岁。那时他就懂了“落后就要挨打”的道理。

1945年,屠守锷在美国完成学业后毅然回国,后来投入导弹武器研制事业。然而,当时的中国一穷二白,科研条件极其简陋,但种种困难无法动摇屠守锷为国铸剑的决心。没有教材就手抄,没有计算机就用算盘计算……就这样,经过无数次计算和试验,“东风二号”终于定型成功。

几个月后,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,屠守锷却沉默了。因为他知道,这仅仅是固定在铁架上的一次试验,没有导弹武器把它打出去,西方国家会嘲笑我们“有弹无枪”。

1966年,战略导弹部队正式成立,“东风二号”导弹和原子弹第一次进行“两弹结合”试验,可射程不到1000公里。这么短,根本没有威慑力。屠守锷继续把自己关在研究室埋头研究,只为心中那份信念:中国一定要有自己的洲际导弹。

与其他导弹相比,洲际导弹的研制难度呈指数级增长,毫无先例可循。研究、设计、失败;再研究、再设计,再失败。团队的心凉了大半,屠守锷却总是笑着说:“只有摔了跟头才知道哪儿滑嘛。”

1980年5月18日,“东风五号”导弹终于竖立在发射架上。两天两夜没合眼的屠守锷,爬上发射架,完成发射前的最后一次全套检查。随后,他在“可以发射”的决定书上,签下自己的名字。

“3、2、1,点火!”他远远地看着导弹拉出一道白烟飞向蓝天,直到

战旗

■马清

住部队同志的手,说:“就让他们去吧!那82个孩子,我们都不知道叫啥,但知道他们是为了啥……刘老庄的孩子们也要像他们一样,继续打鬼子。”

从此,新四军多了一个英雄的称号——“刘老庄连”,人民军队多了一面英雄的战旗——“刘老庄连”战旗!

82年来,这面凝聚着82位烈士英灵的英雄战旗,始终高高飘扬。在练兵备战的演习场,一代代战旗传人用不畏强敌的胆气淬火成钢;在抗震救灾的废墟上,他们用绿色的迷彩撑起生命的希望;在国际维和任务区,他们用过硬素养扛起大国军人的使命担当。

战旗所指、热血所向,不畏强敌、敢打必胜!当祖国和人民需要的时候,我们这些战旗传人必将挺身而出,护我山河无恙!

(作者单位:32138部队)

铸剑

■胡淑瑶

变成一个小黑点消失不见。半小时后,“精准命中”的消息传回发射场,大家欢呼雀跃。屠守锷流泪了。15年了,多少战友青丝熬成白发,多少父母至死不知儿郎踪迹,多少团圆饭永远有一个空缺的座位。

那个年代,无数科研人员在缺吃少穿的艰苦条件下,从无到有,造出中国自己的导弹;到了今天,我们新一代铸剑人,更需要艰苦奋斗、拼搏奋进。

去年9月,洲际导弹再次腾空而起。那道炽热的尾焰,辉映着中华民族走向复兴的壮阔征程。屠老,您听到了吗?这呼啸的雷霆,就是咱们的底气!

(作者单位:96742部队)



长征

第6612期